

描画冀南抗战的长篇画卷

谱写烽火岁月的青春之歌

血色黎明

张宏志
◎ 著

XUESELIMING
ZHANZHENGYUANQING
DELUOMANSHI

■ 华文出版社

描画冀南抗战的长篇画卷
谱写烽火岁月的青春之歌

血色黎明

张宏志◎著

XUESELIMING

ZHANZHENG YUAIQING

DE LUO MAN SHI

圆 华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血色黎明 / 张宏志著. —北京: 华文出版社, 2005. 5

ISBN 7-5075-1828-0

I. 血... II. 张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41569 号

华文出版社出版

(邮编 100055 北京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)

网络实名: 华文出版社

电子信箱: hwcbs@263.net

电话: 010-63370164 63370169

新华书店经销

天津宝坻第二印刷厂印刷

开本 170×230 1/16 印张 23.875 千字 430

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*

印数: 0001-5000 册

定价: 48.00 元

主要人物

- 扬 剑：女，滏阳县委书记，县游击大队政委
- 李 启 明：冀南四分区专员
- 吴 大 雨：滏阳县游击大队大队长
- 刘 绮 云：女，县妇救会主任
- 吴 大 妈：女，老党员，抗日积极分子，吴大雨之母
- 吴 雨 花：女，抗日积极分子，吴大妈之女
- 王 鹏：抗日区长，后叛变
- 柳 新 江：县大队战士
- 司 马 敬：县大队战士
- 胡 子：本名罗大刚，民兵队长
- 扬 帆：扬剑之弟，曾任滏阳县委书记，后脱队
- 郑 吟 雪：女，富商小姐
- 大井中夫：日军中佐，驻滏阳日军司令
- 松本次郎：日军小队长
- 小林一男：日本兵
- 金 泳 泽：日军翻译官，吴大妈卖掉的小儿子吴小雨
- 刘 之 维：伪警备队大队长，刘绮云之父
- 杜 占 魁：敌特务队长，后任伪警备队大队长
- 阎 福 成：伪军中队长，后反正
- 白 玉 婵：女，评剧名旦
- 千 鹤：日军慰安妇
- 千 荷：中国姑娘



目 录

1 / 1

“四·二九”大“扫荡”，冀南大地笼罩在血雨腥风中，杨剑受命下澄阳

2 / 9

杨剑冲破层层封锁来到澄阳，大雨和刘绮云刚见面，彼此感觉就那么面熟

3 / 17

日军正酝酿新的“囚笼战术”，伪军中队长周福成看见妹妹被强暴，眼前一黑跌倒在地上

4 / 25

县委扩大会议正在召开，几百名日伪军张开一张黑色的大网向他们围过来



5 / 34

柳老厚的身躯被鬼子锯成两段，宁死不屈，
吴大雨和刘绮云得以井底逃生

6 / 45

天津的大街上，一个神情有些阴郁、倦怠的
年轻人，搜寻着来到东亚商行门首

7 / 52

杨剑不知道，早在二十多年前吴大媽把她的
半个心丢在黑龙江的山河屯了

8 / 6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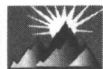
杜占魁点评剧花旦白玉蝉唱堂会，嬉皮涎脸
地说：“我想让你来一出《鸳鸯配》”

9 / 68

吴大雨运运力气，一膀子撞开屋门，一颗子
弹射进陈万金的头颅

10 / 79

敌人的汽车开过来了，不偏不倚碾在柳新江
埋设的爆炸装置上……



11 / 86

夜深人静，李启明拿出鸳鸯日记，给他的“爱人同志”写起了两地书

12 / 93

大井中夫得到八路军活动的情报，亲率大批日、伪军，悄悄地包围了吕寨村

13 / 103

松本要抓“花姑娘”，小林掀开一垛谷草，顿时，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

14 / 111

扬帆躺在楠木雕花弹簧床上，想起在沈阳的艰苦环境，天天露宿青纱帐

15 / 119

千鹤为寻找恋人从日本来到中国，不幸沦为慰安妇，这一天共接待了20个皇军大兵

16 / 128

由几千名群众组成的破路大军，正悄无声息地向邢汾公路云集



17 / 137

黑压压的日、伪军向高旺村袭击过来，县大队的人马迅速消失在“抗日沟”里

18 / 145

刻绮云毫无睡意，黑暗中她看见那颗闪烁的星星——她心中的吴大雨，在向她微笑

19 / 152

午夜时分，在伪军中队长阎福成的配合下，杨剑和吴大雨率领县大队摸进鬼子据点

20 / 162

远远看去俨然一个荒凉的塚丘里，李启明小心地陪护着他受伤的恋人杨剑

21 / 170

松木就像切西瓜一样，一个挨一个地砍，水村的百姓立刻一个个尸首分家

22 / 179

舞会正在进行，郑吟雪显得异常兴奋，扬帆的心情却大不相同……



23 / 186

王鹏被推进土坑，眼看要被活埋，他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我招……”

24 / 194

敌人从柳营村到场的群众中辨认出7个抗日分子，人们不知道，王鹏就躲在黑漆大门后面

25 / 202

吴大雨脱去伪装，露出灰色八路军服，惊得刻之维一屁股跌在椅子上

26 / 211

劫狱突击队悄悄地接近澄阳监狱，正待展开行动，不料风云突变……

27 / 219

吴大雨换上伪军军官的服装，来到大街上，趁乱混入抓捕自己的敌人之中……

28 / 228

雨花把王鹏送给他的赤金钢笔，伴随着他们的爱情一起埋进土坑里



29 / 236

一位陌生人给澄阳县委送来 20 箱紧缺药品，
让吴大妈既惊喜又大惑不解

30 / 245

营救李启明失败，县大队决定除掉刘之雍，
吴大雨面对刘绮云，心中不是滋味

31 / 253

“冀南布庄”门口，只听“叭”的一声闷响，
刘之雍前脚刚踏进门槛，就狗刨一般扑倒在地

32 / 260

听说自己恋人亲手杀掉了自己的亲生父亲，
刘绮云一时惊呆了

33 / 265

汝水据点里，伪军正在熟睡，杨剑带领的一
队人马突然冲进了院子……

34 / 273

十多个抢棉的伪军正在用茶，一支要索的队
伍来到茶铺前，忽然一齐亮出了家伙



35 / 282

邢台监狱，李启明的同室难友罗大刚看见来探监的杨剑和吴大妈，说是他的媳妇和母亲，一时愣了

36 / 290

水据点广场上，日军和他们的慰安妇正唱着《樱花》之歌，忽然出现了一团奔跑的火球

37 / 300

雨花和母亲一起被捕，营救她们的人竟是救变革命的王鹏，让雨花感到难以捉摸

38 / 307

对王鹏是夸奖，还是斥责，吴大妈的心里产生出一种复杂的情感

39 / 315

吴大妈受尽酷刑，弥留之际，她的眼睛突然放亮……

40 / 322

“死了？就这样死了？”阎福成用银头翻动着松寿的尸体，语气中带着一丝遗憾



41 / 329

不堪受辱的郑吟雪投河自尽。第二天，郑老板发现扬帆已不知去向

42 / 338

总攻的时刻到了，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。顷刻间，澄阳城周围枪声大作

43 / 346

越狱成功，当李启明最后一个攀上城墙，一枚子罪恶的机枪子弹射中了他

44 / 353

锋利的刺刀戳进金泳泽的心窝，在他仰面倒地时，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滑落出一把闪亮的长命月亮锁

45 / 360

随着一声爆炸，大井中夫已尸首如泥。冀南的原野沐浴在血色的朝霞里

46 / 367

补 记



“四·二九”大“扫荡”，冀南 大地笼罩在血雨腥风中，杨剑 受命下滏阳

杨剑和李启明计划五月一日结婚。

可是……由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“四·二九”大“扫荡”，把一切秩序全打乱了。

现在噩梦尚未过去，灾难深重的冀南大地仍然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。

杨剑随同区委部分机关，一同转移到这个位于边缘地带的偏僻小村。此刻，她正坐在一家普通农舍的北屋里，用布条擦拭着一枝手枪。这位区妇委的副主任看上去不过二十五六岁年纪，穿着一身灰色粗布干部服，身材健壮而匀称，面孔俊秀而端庄。齐耳短发上戴一顶灰色干部帽，帽檐下是两道明朗朗的长眉，长眉下有一对清澈如水的眼睛，眼睛里闪耀着刚毅而深邃的光芒。英姿飒爽，青春洋溢。女人的娟美和男人的豪迈在她的身上得到了完美而和谐的统一。

她用布条擦拭着手中的枪……那紧锁的双眉和沉重的脸色，说明此时此刻她的心头有着不可排遣的忧虑。

她的心情不能不沉重。这次大“扫荡”的损失如此之大，至今还没有听到她最亲近的人——恋人李启明和弟弟扬帆的消息。

她尤其挂念恋人李启明。李启明在四分区担任专员，四分区是敌人合围的重点地区，损失最为惨重，李启明能够幸免于难吗？而弟弟扬帆在滏阳县担任县委书记，经常接触基层，地方关系多，遇事便于隐蔽和掩护；扬帆人也机灵，而且一向注意自我保护，相比之下弟弟的危险性可能会小一些……

枪擦好了，她掂到手里，举起胳膊做了一个潇洒的射击动作，然后将枪插进皮套，挂在腰间的皮带上，使这位女干部又平添了几分威武和强悍。然而，那紧锁的双眉并没有些许舒展，沉重的脸色也没有丝毫缓解。

就在这时候，通信员跑来通知，宋书记有要事找她。

“有要事找我？”她这才把自己从深深的沉思中拉回来。通信员说的宋书记是冀南区委和冀南军区的首长，工作很忙，一般不会有事直接找她。有“要



事”……什么样的“要事”呢？她边走边想，心里急切，步子迈得很快。几分钟之后她就出现在宋书记面前。

宋书记也很年轻，不过三十多岁。但是参加革命早，经受锻炼时间长，样子显得相当稳健、老练。虽然身处如此恶劣的环境，却十分冷静、沉着。一见扬剑，忙站起来热情地让座。

扬剑在宋书记对面的一把凳子上坐下，两眼瞧着宋书记，迫不及待地问：“领导找我有什麼重要事情？”

宋书记没有马上回答，只是神情严肃地在她的脸上扫视着。那深沉的目光似乎在探索她是否坚强。

她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了什么，有些忐忑不安。

宋书记开口了，声音低沉而缓慢：“敌人发动的这场规模空前的大‘扫荡’，给我们带来的牺牲无法估量。在这些牺牲的同志中，不少都是我区各级党政军的重要领导，其中也包括我们自己的亲人。”

扬剑方才产生的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现在忽然变得清晰起来——那是害怕发生、害怕得到证实的一种不祥的预感。那颗忐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，连呼吸也屏息了。她颤抖着声音问：“难道启明……”

“启明同志很好。”宋书记说，“只是子弹把头皮擦破一点点，算不上什么伤。”

一块石头在心里落了地，扬剑显得有些释然。但是，宋书记的脸色仍然异常严峻。样子想说什么，仿佛又难以启唇。

刚刚放松的心情马上又揪紧了。扬剑盯着宋书记，静静地听他往下讲。

宋书记却把话暂时停住了。

扬剑仔细搜寻着宋书记的表情变化，宋书记脸上的严峻之色没有丝毫消融。扬剑的心房咚咚直跳。

宋书记的眼圈有些湿润，沉痛地说：

“扬剑同志，我不得不告诉你，你的弟弟扬帆和滏阳县委的大部分同志，在这次大‘扫荡’中被敌人集体杀害了。”

“什么？你说什么？”扬剑腾地从凳子上站起来，吃惊地瞪大眼睛，脸色变得煞白，发疯般地连声问道：“宋书记，你说什么？”

“扬帆同志牺牲了。”

“啊！弟弟！”扬剑忽然感到天旋地转，身子瘫软，一下子跌坐在凳子上，失声恸哭。

弟弟扬帆，与她只差两岁，自幼相依为伴，感情极深。父亲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，国民党军队的一名少将师长。1933年3月，日军先头部队由东北长驱



直入，一直深入到热河境内的长城脚下。父亲率部队奉调增援长城前线，抱着誓与国土共存亡的金石之心，打得十分顽强，与装备精良的日军激战了两个多月，古北口一带所有的高地都化作了焦土。终因日寇气焰嚣张，壮志难酬，父亲血洒疆场，与一百七十多名黄埔生长眠于长城脚下。母亲是一位历史学教授，并且较早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，富有爱国思想。受父母的影响，大学读书期间姐弟俩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，并秘密加入共产党，后又一起奔赴延安。1938年冬转经太行来到冀南，参加开辟冀南抗日根据地。在这个远离他们那个富足的家庭和慈母的地方，姐弟俩相互照顾，相互鼓励，使扬剑常常感到骨肉之情带来的温暖和幸福。现在弟弟惨遭不幸，扬剑怎么能不悲伤哀痛呢？

宋书记同样也很悲痛。他又失去了一位战友，一位同志。扬帆还很年轻，虽然有时候不够坚强，但他很聪明，很有才华，很有工作能力，经过长时间的锤炼锻打，他会成为一块好钢，或许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。失去这样一位同志，当然是革命事业的一个损失。不过，宋书记想的不仅是这些。他想的是前仆后继，不屈不挠；想的是化悲痛为力量；想的是如何战胜敌人的大“扫荡”，如何粉碎敌人的“囚笼战术”。他轻轻地踱到扬剑的身边，亲切地安慰道：

“扬剑同志，我很理解你失去亲人的心情。可我们不能只知道悲伤。斗争如此残酷，流血牺牲在所难免。我们应该坚强起来，振作起来，同日寇斗争到底！今天把你请来，还想跟你谈一件重要的事情——区党委经过研究，决定交给你一件艰巨而光荣的任务，希望你能勇敢地担当起来。”

在宋书记的安慰之下，扬剑慢慢地抬起头来，两行闪闪的泪痕，依然挂在她的面颊上。听说领导要交给自己新的任务，她擦了擦脸上的泪痕，说：“什么任务？请领导放心，不管多重的担子我都要挑起来！”

宋书记赞许地点了点头，郑重地说：“扬帆同志牺牲之后，需要有人接替他的职务。领导决定任命你为滏阳县的县委书记兼任县游击大队的政委。”

“让我担任滏阳县委书记？”尽管扬剑说了不管多重的担子都要挑起来，宋书记的话还是出乎她的意料之外。

宋书记加重语气，明确地回答：“让你担任滏阳县委书记，兼任县游击大队政委。”

扬剑忽然沉默。她的心里在翻腾：县委书记、游击大队政委，这是多么重要的工作岗位呀！

她紧绷嘴唇，没有表态。她倒不是胆怯。她一向天不怕，地不怕！她是担心自己不能胜任，给抗日工作带来损失。

“扬剑同志，怎么不说话了？‘哑火’的枪弹能消灭敌人吗？”宋书记在一旁激她。



“我不是害怕困难，我……我是担心自己水平有限，不能胜任。”

“你完全能够胜任！”宋书记非常了解眼前这位优秀的女干部，“这么一个重要决定，领导并非轻率作出。我们认真分析了各方面的条件，认为派你去最为合适，你会比扬帆同志干得更好……”

又是一阵沉默。沉默一阵之后，扬帆忽然说：“既然领导对我如此信任，那我就愉快地接受吧！”

宋书记听了，高兴地把大拇指一伸，说：“这才像我们扬帆同志讲出的话！”

接着宋书记又说，在这次大“扫荡”中濛阳县大队的大队长也牺牲了。领导决定任命县大队副队长吴大雨同志担任大队长，由于环境不便，就不找吴大雨同志单独谈话了，让扬帆口头传达一下。

扬帆问：“同去的还有谁呢？”

宋书记说：“尽管濛阳很缺干部，目前派不出更多的人。除你之外，同去的还有一位女孩子——刘绮云。”

一提到刘绮云的名字，扬帆立刻想起那位在区青救会工作的活泼而漂亮的姑娘来。她的嗓子很好，是大家公认的歌唱家，还会演戏，会演讲。听说她是背叛家庭跑出来参加抗日工作的。父亲刘之维，是濛阳县伪警备队的大队长。

“刘绮云早就要求下去锻炼。”宋书记补充道，“她说自己年纪轻，缺乏斗争磨炼，愿意到艰苦的地方经受考验。领导考虑她在濛阳有一些特殊关系，可以利用她开展敌伪工作，就派了她。”

扬帆说：“好，好，有这样一位女同志跟我做伴，我也方便些。”

宋书记说：“小刘虽然有着那样一个家庭，可她的抗日积极性很高，立场也很坚定。你今后对她要多加培养。”

扬帆说：“我一定按照你的话去做。”

工夫不大，一个同样穿着灰色干部服的清眉秀目的姑娘，一蹦一跳地跑进屋里。她就是刘绮云。

宋书记向她宣布了对她的新安排，告诉她扬帆就是她今后的直接领导。刘绮云十分高兴，一把攥住扬帆的手，使劲地摇着说：

“扬书记，今后我可是跟你当兵了，你要多多关照！”

扬帆亲热地拉着她，说：“莫提书记不书记，我可以当一名大姐姐。”

刘绮云调皮地说：“我巴不得当一名小妹妹呢！”

扬帆诚恳地说：“要说关照，今后工作和生活中也许我用你的地方会更多。”

刘绮云快言答道：“那我们姐妹俩就互相关照！”

宋书记瞧着她们两个如此亲热，很是高兴。就示意她们坐下，想在她们临



行之前嘱咐她们几句：“你们到潞阳工作，情况与过去大不相同，确实艰巨得很呀。经过这次‘铁壁合围’，冀南区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。我们的各级党组织遭受到极大的破坏，相当一部分区、县干部和抗日积极分子惨遭杀害，还有一些不坚定分子发生动摇，离队甚至投敌。为了保存有生力量，我们的正规部队决定撤往太行山，县、区游击队也只得化整为零。而敌人呢？‘铁壁合围’之后嚣张气焰不仅没有收敛，反而更加疯狂。那些效忠日寇的敌特、汉奸、密探必然趁机横行。除去目前我们立足的这个狭小地带，冀南的绝大部分区域已经被敌人控制。可以这样说，经过这次大‘扫荡’，冀南根据地已经变‘质’，由解放区、游击区，变成了敌占区。大‘扫荡’一结束，党中央、毛主席立刻发来指示电，要我们针锋相对，敌进我进，领导冀南区的广大群众开展反‘扫荡’、反封锁，尽快扭转冀南的严重局面。冀南根据地——这把插在敌人腹部的尖刀，不但要保住，还要进一步发展和壮大，为夺取抗击日寇的全国胜利贡献力量！”

听着宋书记的一番话，扬剑浑身的热血都在沸腾。不知什么时候，她的一双手已经攥成两只拳头，宣誓般地说：“我们一定努力，开创潞阳抗日斗争的新局面！”

见她信心十足，宋书记的脸上浮现出满意的笑容。

扬剑已经有点跃跃欲试，朝宋书记问道：“领导让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”

宋书记说：“领导知道你和启明同志早就订了婚期，准备让你们俩完了婚再到潞阳上任。正好有个紧急会议需要启明同志参加，我们已经通知他今天赶来。”

李启明果然从四分区赶来了。他向宋书记报了到，连口水都没有顾上喝，立刻来见扬剑。

望着突然而至的李启明，扬剑一句话也没有说，一头扑到李启明的怀里，像个孩子似的“哇”地哭起来。

她哭得十分痛切。眼泪哗哗地往外流，两肩剧烈地抽动。连她自己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这样。也许是喜极而泣，“四·二九”大“扫荡”开始以来，她一直在为李启明的安全担心，眼瞅着那么多的战友和同志转瞬间失去生命，她真害怕再也不能见到李启明。现在看到李启明不但还活着，而且来到她的身边，她怎能不为此而兴奋、而激动呢？也许是悲从心来，她的弟弟扬帆在这场大“扫荡”中牺牲了，那可是一母所生、情同手足的亲弟弟呀，她怎能不悲痛、不伤心呢？或许二者兼有，李启明的生、扬帆的死，一喜一悲，一齐积聚在她的心头，需要释放，需要宣泄，而这种释放和宣泄常常是面对自己的亲人。现在这个世界上，李启明就是她最亲最亲的人，所以一见李启明，感情的